

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  
吳中文獻小叢書之七

珊瑚舌雕談摘鈔

045  
DP 68

民國二十八年九月

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校印  
珊瑚舌雕談摘鈔一冊全 非賣品

# 序

余甫里人也、今年大馬之齒、五十有八、大抵生平自幼至老、得居甫里者不過十五六年耳、十二歲從先君子讀書吳村、一住五載、一切學問、悉基於此、十七歲先君子授徒於家、乃返於時及門頗盛、許君壬瓠亦負笈來游、余與壬瓠爲同歲生、商榷文字、交尤莫逆、顧未及一年、以母病去、十九歲余館錦溪、二十歲先君子客海上、余旋里門、二十二歲、先君子見背、遂往滬瀆、明歲移家焉、自此爲東西南北之人矣、飢驅罕暇、終歲不得一歸、歸必過從、揮麈縱譚、往往月斜不去、三十歲以足疾息影邃廬、記相倡和、得以排悶遣愁、庚辛之間、滄澥橫流、江浙淪陷、壬瓠以避寇來此、謀卜一處、惟是全家勢不能俱徙、旣戀田園、復警風鶴、不得已倉皇重入虎口、壬瓠一病幾殆、余亦以道梗兵阻、留滯里中三閱月、同治紀元夏四月還滬、閏八月中旬航海至粵東、遂寄跡焉、去家彌遠、益與故人隔絕、與壬瓠不通音問者殆十餘年、丁卯冬、余年四十、乃作泰西汗漫之游、羈栖英土、載歷寒暑、庚午還粵、己卯以至扶桑、取道歇浦、遂抵金閭、壬午自粵歸吳、倚櫂闔閭城旁、繫纜天隨祠畔、重登椒華堂、與壬瓠相見、嗚呼、此別蓋苒苒二十有一年矣、壬瓠鬚髮已蒼白、哲嗣蓮士芍士、皆讀書有成、蜚聲庠序間、酒酣耳熱、輒談昔日滄桑事、不禁唾壺擊碎、淚爲之涔涔下、壬瓠出示其所作詩文雜說等身著述、皆得自離亂之餘、遠別以後、壬瓠於是乎傳矣、雜說中

序

二

有珊瑚舌雕談初集八卷、皆紀平日之見聞、述邇年之閱歷、足以佐談、層滌襟塵、藉下濁酒數斗、淞南閒錄、硯北叢鈔、當無多讓、卷中有及鄙人者、獎譽溢分、殊不敢當、擬事刃削、屢請不獲、然亦足以見我兩人  
心隔萬里、而相思面睽、廿年而不改、情深誼重、希古鑠今、爲可感已、今年先立夏一日、余至甫里、重上先  
人邱壘、下榻於看山讀畫樓中、翦鎧話舊、淪茗論文、重續三十年前景况、致足樂也、因命鈔胥者寫副本、  
五日而畢、攜之申浦、以活字板排印、旣藏事書、其緣起如此、非以序是書也、蓋以序我兩人交契之深志、  
其實也、光緒十有一年歲次乙酉、夏五月十有六日、吳郡王韜識於淞隱廬、

# 自序

小劫曾經、肉身未壞、一乍乍悟、火宅將離、奈濁塵百丈、業海千尋、勞逸窮通、吉凶貴賤、歡虞交戰、醉夢同蒙、安得乳旁拔孔、夜室生光、掌底涂脂、海陬徹照邪。欲挽沈迷、何從解脫、幸存吾舌、色若珊瑚、猶可清談、理容雕纂、偶臚近見、或摭舊聞、即如太歲小人、不異糖牛茶首、事豈荒唐、言非杜撰、開詮詩旨、匡鼎迴殊、莫發禪機、梵鍾翻類、螢窗積累、初筆先編、蠶箔紛披、他年遑問、祇具衆生說法、敢云我亦憚煩哉、光緒九年、癸未秋分、大餘三、小餘三千三百三十三、長洲許起識於翦萊草堂。

# 珊瑚舌雕談摘鈔

長洲 許起 王瓠 著

【柳下吟】余髫年時，潘驥雲明經廷舉，常過茅齋，與先府君譚詩，言及里中有葉來獻者，鍛工也，頗風雅，善吟事，有柳下吟一編，惜身後散佚，僅有二三聯傳誦者，如與友卜鄰云：「東西茅屋俱南向，長短漁竿並曲流。」冬夜云：「竹榻生香新稻草，布衾添暖舊棉花。」閒居云：「籬疏任竊園中筍，屋漏先遮架上書。」於時里人周易安，編甫里逸詩，未經采入，良可惜也。

【沈四山人軼事】沈秋卿學謹，行四，楓莊邨詩人也，潘功甫舍人遵沂見其詩，善之，遂訂爲莫逆交，道光丁未，以貧死，歿後舍人哀其稿，以唐代有沈四山人，因借此名，名其集，洪鬢顛刊之行世，近爲潘伯寅宗伯祖蔭刊入滂喜齋叢書中，當時楓莊鄰村有一豪家，頗惡山人詩中諷刺，欲魚肉之，有澤田十畝，在楓莊，鳴官出召佃籤，強押山人爲佃，山人本屬奇窮，畏豪之勢，雇傭代耕，是秋遭風雨傷禾，入冬所收，莫償厥費，於是逼租稅，拘山人送巡廳，從嚴追比，廳見山人訝曰：汝卽耕田者乎？山人卽訴以素日安貧守分，惟事吟詠，爲豪所逼勒耳，廳雖責郎，頗好文字，喜韻語，不待語畢，輒問有近作否，山人曰：近日追租敗興，隻字未成，事前有貧况一律，廳卽命坐，給筆札錄出詩云：「遮窮諱苦亦徒然，欲訴還休更可憐，昨夜

舉家聊啜粥、今朝過午未炊煙、強顏且去賒升米、默計都無值一錢、誰信先生誰不信、禦寒無被已三年、廳讀畢、擊節歎賞、立邀入內、分賓主坐、款留酒飯、贈以絮被、曰聊以禦寒、藉證深信先生之窘况耳、豪家卒無如山人何、噫、邇來風塵末吏、有如此廳者幾希矣、

【道州藕】何子貞先生紹基、於席間稱說其道州藕、嚼之作蓮花香、氣味異常、余謂當必猶是周茂叔之遺種也、子翁深以爲然、

【遇仙公死節】余九世祖諱暉、字仲暉、明諸生也、世居吳門、當崇禎末紀、寇亂鴟張、遂買舟爲浮宅、與九世祖妣朱孺人并攜八世祖、時八世祖尙在襁褓、有義僕夫婦兩人、素習操舟、相隨避難於吳淞之南北村落間、一日寄泊甫里、羅得脫粟米數升、煮粥合舟共啜、方啜畢、舟中人俱覺腹中發熱、作痛異常、正在危迫際、有一老嫗挈筐、走向舟邊來乞食、舟上人曰、非不與汝、奈我等爲啜此粥、腹皆疠急耳、老嫗曰、汝等或因中毒所致、盍入市以三文錢易甘草、煮湯飲之、可解也、言訖不見、舉舟駭異、僕遂忍痛登岸、買甘草一包、卽將鍋中殘粥傾出、洗淨後、煮甘草湯、各服幾盞、痛皆得釋、遇仙公將殘粥審眎、粥中有石一塊、粉紅色、如胡桃大、入水洗之、疑是紅砒、僕卽袖至藥肆、辨之果然、大抵當時人家、遇寇寃死之具、往往預備、偶爾遺於粟中耳、

【柔些】柔些、查伊璜先生姬人也、色藝並冠當時、後汪蛟門製春風裊娜一曲、以贈毛西河、亦有「獨有

柔些頻顧影、倩人不欲近闌干」之句。若令先生知之、自當依韻酬之。又有兩僮、名雲些、月些、有人乞先生書法繪事、縑素堆積、兩僮悉能記誦、更有一小婢、名娟些、善伺先生之意。後年及笄、適陳犀香秀才。先生之書畫近已罕有、而其姬人亦能六法。余有一幘絹本、畫絲爪花幾朵、絡緯娘一隻、雅秀工緻、令人可愛、今尚無恙、惟無款識、僅有柔些篆文一小硃印而已。

【宣德鑪】大明宣德鑪、世之爭尚者久矣。以宣德時、內佛殿火、金銀銅像、融而爲一、遂命鑄鑪。凡銅煉六火、則露寶光。上命加火一倍、煉而條之、復用鋼鐵爲篩格、以赤火鎔條、取其極清而滴條下者爲鑪、存格上者、製他器。此宣鑪之質也。鑪式略仿宋瓷、其上者曰百摺彝、曰乳足、曰花邊、曰魚耳、曰鈍耳、曰蚰蜒耳、曰薰冠、曰象鼻、曰石柳足、曰橘囊、曰香奩、曰花素、曰方員鼎、下者曰索耳分檔、曰判官耳、曰角端、曰象鬲、曰雞脚扁、曰番環、曰六棱、曰四方、曰直腳、曰漏空桶、曰竹節、其款陰印陽文、真書。大明宣德年製、又有呈樣無款者、最爲難得。此宣鑪之式也。宣鑪妙處無色、爇火久則假色外炫、真色內融、燦爛善變、嫩如哀梨、入口即化、凝如魚凍、呵氣即消、須有此種光景、方爲上乘。又有製時空鑪、以赤金衝滿之者、名衝眼得火、則金色盡顯、益從黯淡中發奇光焉。火候既到、即久不著火、納諸汙泥中、拭而色如故、如是則爲真宣鑪。假者雖火養數十年、不能然也。其色有初年、中年、末年之分。初年仿宋燒、斑尚沿、永樂鑪舊製、中年用番滷浸擦、熏洗、易爲茶蠟、亦間有滲金者、末年乃露本質、著色更澹矣。色凡九、曰栗殼、曰茄皮、曰棠梨、曰褐

色曰渥赭、曰紫泥、曰雅丹、曰赤兔、而藏經紙色爲第一、又有所謂雞皮紋者、覆手起粟、迹如雞皮、而撫之實無有、又有所謂燭淚痕者、或在腹下、或在口下、在腹下爲湧祥雲、在口下爲覆祥雲、又有所謂象物影者、偶爾觸目、光耀中或有樓臺、或有禽鳥飛舞、或有人物等影、卽而審眎、泯無一物、是皆火氣所成、尤不易得、此宣鑪之色也、然此物爲世所珍、頗多贗者、余雅不愛此、憶家傳有大小宣鑪、不下二三十口、豈盡真而無一贗者、自經赭寇後、盡行散失、於近年先後連得兩口、俱與恆鑪有異、一無耳有足、款文大明宣德年製、陰印陽文、有雲雷文邊、色所謂栗穀者、燒炭擊火、較久他鑪兩三箇時刻、一獅耳無足、較大於栗穀款文、大明宣德五年監督工部官臣吳邦佐製、得火後有金光、大如錢、小如豆、隱隱顯出、卽所謂藏經紙色者、又疑是衝眼、頗重、見者無不稱悅、余以先府君素有此癖、不期遭亂盡失、至捐館時、猶耿耿於懷、當日無獲以慰爲憾、嘆今雖購得、供諸木主前、如留傳於後、不遑問也、而此時在天之靈、其能稍慰乎、  
【風蘭】弢叔從福州徐樹人制軍幕中歸來、遣人攜一竹筐見贈、啓眎之、但覺根葉蒙茸、根則似蘭非蘭、葉甚短勁、僅長一二寸許、有類瓦松、正在審眎之際、弢叔來齋云、是風蘭也、產於溫台陰谷中、根懸崖壁、不受土氣者、卽指齋之北檐、令僮倒懸之、并云忌見太陽、須時時噀水、其花香勝歐蕙多多耳、當時余不敢信、姑試之、每遇風燥之日、命僮解下、水浸半晌、而仍懸之、至春末夏初、果開花甚小、色白、香氣溢於四鄰、後至粵匪犯里、全家避居滬上、倉皇危迫、無暇計及此花、迨恢復後返來、惜已焦萎、零落殆盡、而牆根

之下、薺葵荆棘中、蘭苗蘚蕃、想以書齋久閉、頗得空谷無人之趣、而此品則不然耳、弢叔伏敔堂詩有詠  
風蘭云、「終緣出山誤、物性乖其常」信然、

【題趙子昂畫詩】趙子昂畫竹真蹟、世甚珍之、浙中有人家藏折枝一幅、出丐張白齋題詠、張遂書一絕  
云、「先生畫竹滿人間、畫竹爭如畫節難、狼藉一枝湖水上、與人堪作釣魚竿」其畫遂不珍重矣、吳下  
有好事者、得子昂茗谿圖一幅、索沈石田題云、「錦衣公子玉堂仙、寫出茗谿類輞川、兩岸青山紅樹裏、  
豈無十畝種瓜田」與張白齋同出一意、余在滬上、偶過梅伯姚君寓齋、適值有一洋商、令人持子昂桃  
源圖一幅、并出朱提數笏爲潤筆、乞題詞、梅伯展軸握管、疾書二十八字云、「洞口桃花一色栽、避秦人  
自早安排、當初若昧此閒樂、爭及山中雞犬來」余笑曰、先生之詩、堪與張白齋沈石田並稱絕調、然微  
嫌太露、似乏蘊藉、梅伯然之後、讀大梅山房集中、竟無此詩、殆以余言而刪之歟、

【舍利子】釋氏寶藏舍利子於玻璃匣中、每有檀越欲觀、必先佈施、始肯請出示人、窺看則其色不一定、  
隨人吉凶而具、滌盦師之妻東姬人、初次見得紅黃色、僧人稱賀云、府上將有喜事、是年別院少姬、果育  
一雛、越四五載、又以進香求見、而變成黑色、甚晦、歸不三月、一病而卒、諸生張景度、吳門才士也、性極孤  
高、睥睨一世、亦因一日見舍利子黑白色、僧云、恐不利於秀才也、遂祝髮棄儒爲僧、改僧名曰祖觀、號曰  
覺阿、口不誦經懺、依然賦詩書畫、畫寫墨梅、書法倪迂、紳宦樂與之游、後因避囂、築淨室於西山、名曰五

百梅花寺、余曾造訪、適吟就秋日漫興七律一首、即以示余、其詩云、「烏桕經霜照眼明、缸升雲起雨初晴、棲雅翻樹夕陽動、寒鶯下田秋水清、瓦鉢烹蔬禪悅味、茅簷弄穀太平聲、隔離聽得鄰翁語、海上和戎正罷兵。」後與友人鄧尉探梅、便道再訪、將摺箋一柄、丐其法書、遂對客揮毫、錄其近作七絕一首、云、「蒔花聊破睡工夫、七尺烏鋤手自扶、不會著棋會擔糞、差強一事勝林逋。」余曰、上人自具到彥之本領、何必逃入方外、莫非和戎偃武、聖朝無復事乎、覺阿笑而不答、余乃喟然曰、如上人之學問、當初猶爲舍利子所愚弄、然遁於空門者、絕等天分人居多噫。

【小畫眉】昔京師有善作口伎者、能爲百禽之語、其效畫眉尤酷似、故人皆以畫眉楊呼之、其徒姓郎、有青出於藍之譽、人名之曰小畫眉、余嘗避寇於如皋、一再見之、其作鸚鵡呼茶聲、宛如嬌女窺窗、年少聞之、莫不心宕神移、魂飛魄越、又作鸞鳳音、翱翔天際、憂憂和鳴、令人心氣和平、至於午夜寒雞、荒郊喔喔、恍覺旅征早起、無限淒涼、如孤牀蟋蟀、離落秋蟲、嬾婦驚心、愁人助歎、一日忽作子規聲、幽怨難名、迴腸欲裂、在座潘筠坡孝廉緯徐子清太守涇生俱觸鄉思、因之墮淚、不能終聽、亦可知其伎之神矣。

【佳麗井】佳麗井有三、一在白州、一在容州、一在吾郡、綠珠產於白州、姓梁、石崇爲交趾採訪使、以珍珠三斛致之、善吹、遂傳其弟子宋偉、後入宋明帝宮、梁氏爲白州望族、立祠春秋祭之、遂譜猶存、井在雙角山下、有七孔、汲此井者、誕必佳麗、自有綠珠井、死後土人以巨石塞其一孔、女雖佳麗、必損

一竅焉、容州則有楊妃井、在雲凌里、妃姓楊、名玉奴、別字玉環、號太真、母葉氏、常汲此井之水、甘冽而有香氣、飲之美姿容、下多香草、遂懷孕十三月而生妃、都督步署楊康求爲己女、後楊元琰爲長史、以勢求之、攜至京師、選入壽邸焉、時年十四、明皇召見入宮時、賜西王母服色、少陵詩云、「西望瑤池降王母」、殆以此譏歟、吾郡一井、則在甫里之西七八里、青邱浦村中、元季鑿成此井、井旁居民、左高右祁、兩姓無日不飲此水、高生一丈夫子、卽季迪、入翰苑、祁生一女、美麗無比、年十一歲、選入宮中、於是村人亦名之曰佳麗、後青邱先生被害、村人移恨此井、以石填塞、而祁女亦遂病瘞而死、此事余嘗聞之耆老、惜乎邑乘未載、想必歷年未久、名難遠佈、抑以僻處一隅、未得文人隻字以流傳耳、

【生塘詩】九世祖遇仙公、當崇禎之末、盜寇四起、郡中時聞風鶴之警、於是遂買舟爲浮宅、往來吳淞江上、又卜置一地、預營生塘、在甫里之南五六里許、村名菰葭田、後八世七世祖皆祔於昭穆焉、寒族春秋、今仍輪當祭掃、相傳遇仙公夫婦死節、賴僕婦合葬之、後不數月、墳之旁挺生一梓樹、欣欣然長大矣、葉皆白色、狀如牛尾、有識者曰、此名旄頭也、坐是遠近村氓、咸謂爲許旄墳、至今人猶稱之、墳前一帶田畝、至高祖重值購之、欲築丙舍、以鄰村惑風水之說、不果焉、此田今尙列祭掃產中、余髫齡時、先大父暇輒呼起至膝前云、遇仙公有生塘詩兩首、小子識之、母忘家乘中未曾載入、他日汝能筆之、傳後否、勉旃起謹敬不敢忘一字也、詩曰、「敢說生來不遇辰、聖朝本是太平人、自憐筋骨堅逾鐵、一著青衫骨染塵」

其二曰、「雪後飛鴻寄爪痕、暫時飄泊度朝昏、安排七尺藏餘魄、報答君王不盡恩。」

【孫小虎墓塋】余於辛酉歲客滬上、一日有客持一塋來、云可中硯材、欲易十金、據在海昌州治二十五里、有覺皇寺、寺後有墩、相傳爲吳大帝第三女葬處、近有樵夫於荒榛斷垣中得此一枚、如古泉左右作瓦葉字、案篆文五作瓦、鳳作彌、彌卽彌之省文、孫亮改元五鳳、則此墩所葬者、蓋小虎也、攷陳壽三國志、權步夫人生三女、長曰魯班、字大虎、前配周瑜子循、後配全琮、少曰魯育、字小虎、前配朱據、後配劉纂、裴注引吳歷云、纂先尙權、中女早死、故以小虎爲繼室、小虎之葬、當在五鳳年間、州人相傳之語、洵不誣也、遂如其價購之、待覓良工琢硯、先徵同人賦詩若干首、彙裝一帙、孰知硯工未遇、而塋與詩一日被人竊去、無蹟可追、徒增惋惜、詩中惟王廣文尙記其一聯、有「馬鬣早平香尙瘞、鳳形雖駿字堪描」之句、今

廣文頗似五鳳塋、亦杳不知其所之矣、

【白楷書畫】昔有一富商、白下人、跛一足、偶識文字、喜弄筆墨、而性甚吝嗇、每丐人書畫、從未贈潤、一日購一便面、倩同鄉人繪蛱蝶四五、繕以落花芳草、大有栩栩欲活之狀、惜畫師難於題詠、僅署款識而已、雅慕一老名士、詩書兩絕、而又知其素受潤筆、因轉託其親狎人強索題句、此老援筆輒書一律、寫作俱佳、商意得甚、每逢賓朋高會、必以箋此出入懷袖、後爲其鄉先輩徐孝廉所見、驟然一笑、作吳語問曰、書畫又是白楷來的、白楷無潤商曰、然、徐乃囑其此後可不必用、余適在座、急借觀之、題詞中有「花底

翻翻忙有致、風前搖颺弱無依」之句、真可爲跋者寫照、近見一豪家子手握書畫筆、書中譏刺語頗多隱約、而畫則殊屬顯露、一繪大紅牡丹、豔麗可愛、旁皴一石狀甚醜怪、絕無峭厲形、上題云、「眼前稱富貴、茵溷卻難知、此石休輕眎、相逢抱璞時」、明日又見其一筆、係設色山水、有一牧手牽一犢、徘徊於垂柳之下、題云、「嗟余筆墨勞形役、那及村童得意閒」、又明日又更一筆、則詩與畫堪稱惡謔矣、乍展之間、但覺爲重陽載菊圖、細觀之、則一葉扁舟中、危坐一少年、無數黃花圍繞左右、船尾一老用力強櫂、有遠向城堞楓林間去之勢、筆致頗饒蒼古雅淡之趣、上題一絕云、「不是米家書畫船、卻煩田老載江邊、時人共識東籬采喫盡風霜讓少年」、余初不解其何意、後遇繪此圖者詢之、始知譏其爲喫糞少年耳、後悉此三筆皆屬白楷來的、惜當時無徐孝廉爲之點悟耳、

【蝴蝶】吾里曹賡良榕、新陽老諸生也、學博才高傲睨一世、冬日常戴鮮冠、綴以狐尾、行入市廛、旁若無人、平生所著經解古文等作、身後盡行散佚、僅存恂憲牘稿、古今體詩五六十首、吳江徐山民侍詔達源爲之序、余記其蝴蝶一題、有「愁絕一杯黃土夢、吹開四月綠陰天」之句、

【蕉上吟】道光末年中秋節、余以事入郡、晤君繡韋丈光黻、相訂偕游石湖玩月、於是雇一扁舟、沾一壺酒、并買蓮子菱藕蘋婆果等、置一篷中、兩人相與對酌閒話、間已至湖心矣、忽見上流浮下一葉芭蕉、波光與月光相耀射、目宛如碧玉一片、亟命舟子返櫂撈取、鋪於艤中、見葉上有臘脂粉字跡、遂與韋丈於

月光中審眎、莫能辨、覓燭觀之、蓋女郎詩也、書法頗屬娟秀工雅、其詩云、「裁就秋羅七尺箋、調脂殺粉倩誰憐、有人解識相思苦、清夢何妨共綠天。」下有款署惱繁紅內史題於翡翠妝臺之側、把玩之下、殊惜不能裝潢什襲、任其委壘而已。

【兩僕絕筆】盧召弓學士有僕趙姓者、能詩、日在抱經堂手持書本不輟、學士字之曰肖生、言其肖已之耽書、且析其姓之半也、一日有疾、自料不起、作病馬詩曰、「不戀三升棧豆、待施一箇敝帷、十載受恩空負、千金買骨有誰？」此詩洵堪傳誦焉、余亦有一僕、年踰四十、憲愚冥頑、市井中目之曰瓦人、言其憲也、余察其性雖憲、而事人猶爲忠直、卻有一種憲態、頗屬古致、因戲贈其號曰銅雀、後親朋無不知此號而呼之、侍余夜分吟詠有年矣、每烹茶煮點之餘、請余口授唐宋元明七絕二三十首、皆能背誦、字仍不識、而差解平仄、偶爾口占一二聯、亦不至決裂不通、逮病劇時、自賦銅雀一絕、倩人錄出呈余以永訣云、「夢斷繁華歷劫灰、敢誇當日列高臺、承恩幾載勞磨琢、痛返漳江不復來。」余殊憫惜、即厚給而歸、較諸肖生尤爲難得、肖生知書、而銅雀目無丁字、亦能成詠、真天籟也、然余深媿學識譖陋、不暇教導、苟遇主如抱經先生、當不止如是耳、

【易畫軒】岷山王椒畦先生學浩、工山水、海外爭購、爲人間澹曠適、絕意於祿、晚歲山居奉母、惟以嘉言善行、表率鄉閭、所居山南老屋、距半山橋數十武、中有小園曰學圃、具澄潭古木修篁、老梅之勝、玉峯黛

色都落窗几間、過其室者、幾忘其在城市中也、又構易畫軒三楹、自爲小記云、軒故屋東厂也、其深不能容席、道光癸未三年四月、匠氏朱君以十紙索畫、戲謂之曰、盍爲我作軒、以當畫值乎、朱曰、諾、不日而軒成、顏曰、易畫軒、以誌朱君之豪也、并有詩紀事、茲摘句云、「以畫易米古所聞、以軒易畫今尤特、從來罕事不浪傳、卽此名軒亦已得」、遂名著作爲易畫軒詩錄、朱名玉岡、吾里保聖寺六朝名刹、頽而復振、亦賴其力焉、

【仙人掌】近有以仙人掌作盆玩、絕無可觀、無葉枝青質嫩、扁厚有刺、每層有數枝、杈枒而生、若使種於田畔、可止牛踐、植於牆根、能辟火災、其汁入目、能令失明、則人罕知矣、

【泉】泉有溫冷清濁甘香白赤紫綠種種之異、雖曰其性則然、亦以其流出之地不同也、至有所謂貪泉、妬泉、狂泉、如愚谿辱井、爲人所重累也、被以醜名、千載含垢、如吳隱之飲貪泉、雖自暴其清廉、然亦爲泉一雪其冤矣、吳淞第六泉在吾里之北、地名墨竹渠、惟明經王雲亭師昌桂能識其處、當日命舟親汲、與井華較量倍重、烹淪佳茗、飲後覺舌本清芬、竟日余曾得嘗其味、自師歿後、頓屬迷津、無可復問、言念及此、爲之黯然、

【文謝兩琴】文信國琴、今藏閩中何氏、上刻公詩云、「松風一榻雨蕭蕭、萬里封疆太寂寥、獨坐瑤琴遺世慮、君恩猶恐壯懷消」、後題云、時景炎元年、蒙恩遣門召入、夜宿青原寺、感懷之作、嘉慶年間、錢塘吳

素江得謝疊山琴，謂出自燕郊士中，流轉江南購得之。琴修四尺五寸，廣一尺，上署「號鍾」二字，下有疊山分隸二，中有銘曰：「東山之桐、西山之梓，合而爲一，垂千萬古。」海甯姚梅伯孝廉燮俱曾親見，余客滬上，聞其言甚詳，案兩琴洵屬希世之寶，必有神靈呵護，自當常存天地間耳。

【蘭亭修禊人名冊子】蘭亭會四十一人，當日流觴賦詩，成二篇者，王羲之、王凝之、孫統、謝安、孫綽、王宿之、王彬之、徐豐之、謝萬、袁嶠之，共十人，成一篇者，魏滂、郗曇、桓偉、虞友、王渙之、曹茂之、庾蘊、虞說、王元之、謝繹、曹華、王蘊之、華茂、孫嗣、王豐之，共十五人，詩不成者，謝勝、謝塊、邱施、任凝、王獻之、楊模、后綿、呂系、孔盛、鑑密、勞夷、華胥、卞迪、呂本、曹誼、虞谷，共十六人。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，王右軍序并書。陳天嘉中，智永得之，授弟子辯才。唐太宗令蕭翼取之，後從葬昭陵。此一則董香光書於涿陽，蘭亭帖後尾，有翁覃谿跋語數行。余於道光丙午以空青白瑪瑙小印一、漢建初銅尺一、與潘陽谷茂才裕容易得之，時時臨摹，愛逾珍貝。副葉鈴以茶香書畫樓珍藏印，皮諸行篋，無一日不展玩。不意褚寇擾攘之際，忽來周莊鎮槍匪，冊子抱恨無涯，未識尚在人間，流落何人手中。茲特背書一則，尚冀獲帖之士憐余之情，寄賜一觀，俾余此生再見，以銷失後耿耿之私，不知尚有此翰墨因緣否也。

【過午不飲食】余於道光末紀，與施小韓上舍壽入郡，偕訪顧椒園先生達，遂游鄧尉天平諸勝處，旋於